

主義來責難美國。其實錯誤的不是被責難者而正是責難者本身。所謂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利用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聯盟來反帝反封建的具體運用，也就是列寧兩部分綱領、階段革命的第一階段。越南淪陷了，北越頭目於最近聲言，北越的目標是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而南方則是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而確立「人民民主主義」^{①⑨}。

「人民民主」這個名詞是不生疏的，毛澤東曾用之於中國大陸，東歐國家都經過這麼一個階段。一九五四年俄國M·羅森塔爾和P·尤金合編的「簡明哲學辭典」還列有「人民民主」一條，其解釋是第一階段人民民主，第二階段社會主義，所謂人民民主，就是列寧階段革命的第一階段。

走筆至此，我們不禁又想起了索忍尼辛。他在篇首所引的同一文章中說：冷戰也好，和平共處也好，民族解放運動也好，都是變相的世界大戰。爲了恐懼使用武器的世界大戰，西方是讓步再讓步，結果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徹底敗北。在索氏看來，民族解放戰爭，第三世界抬頭，在世界史上沒有若何意義，而只能是擴大變自由爲奴役的危險！

這位來自鐵幕的作家，眼光究竟是銳敏一些，他的那些話，是頗足發人深省的啊！（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脫稿）

註釋：①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同史諾的談話，該次談話中，

毛暗示他歡迎尼克森往訪。②參閱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日本「朝日新聞」第四面「勝利背後是俄製武器」。③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中央社華盛頓電，見二十日中央社報第二版。④參閱同年五月二十四日香港「大公報」由任安署名標題爲「對印支人民接連勝利蘇聯反應冷淡另有原因」的「新聞說明」。⑤參閱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載「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即一評。⑥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中央社華盛頓專電，見三日聯合報第一版。⑦同年五月十五日中央社報第二版「美在亞太區的新防線」中所引。⑧參閱同年五月十二日中央社聖路易電及十三日時事社華盛頓電。⑨同⑦。⑩同年六月五日中央社漢城電，見六日星島日報第二版。⑪同年五月十九日合衆國際社東京電，見二十日星島日報第二版。⑫同年六月十一日合衆國際社香港電，見十二日中國時報第四版。⑬同年六月十二日中央社雅加達法新電，見十三日中央社報第一版。⑭同年六月九日美聯社馬尼拉電，見十日中華日報第二版。⑮同年六月二日法新社曼谷電，見三日聯合報第九版。⑯同年六月十日美聯社華盛頓電，見十一日聯合報第一版。⑰同年六月三日香港「大公報」「縱橫談」標題。⑱按我國國防部軍事發言人李長浩少將已予駁斥。見中央社台北六月三日電。⑲參閱同年六月七日日本「每日新聞」第四面，黎笋、范文同、長征等講話。

論東協國家之去從

羅石圃

越南高棉相繼被共黨武裝席捲，寮共亦乘勢奪得軍政大權，整個印支都已沉沒于赤浪紅流。為反共而團結的「東南亞國家協會」五成員國——泰、新、馬、菲、印（尼），面臨美國在東南亞的圍堵堤防已經潰決，究將何去何從以謀自保？此一決定東南亞安危禍福的問題，確實值得深入探討。

一 東協成立的背景與旨趣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簡稱亞西安（ASEAN），乃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由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印尼、菲律賓等五國所發起組成的區域性組織，其宗旨在促進各國間之共同利益，解決各國共同難題，為推行區域性合作計劃而籌設的。它的組成與發展，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都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因為它可以代表一個擁有二億人口的整體，且為亞洲唯一擁有剩餘食糧及豐富資源，僅次於美國、

蘇俄而居世界第三位的地區，如果能形成東南亞國家的密切合作，必將成爲此一地區抵抗外來侵略的長城。

亞西安組織的背景，在於各國都有來自毛共支援的共黨叛亂，又適逢英國宣佈將自遠東撤退其防軍，美國亦有跡象將越戰付于和談，因而造成東南亞地區軍事真空，及原服務於英軍美軍單位人員的失業，與由兩國軍隊所消費的外匯如何填補？以致防衛與經濟頓成爲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最初大馬總理東姑拉曼與泰國國務院長他儂，都力主亞西安以聯防禦共爲首要任務。惟以當時印尼內部情勢尚未穩定，爲堅持其中立不結盟外策，所以主張以經濟、技術、社會等合作爲前題①。

不過共黨在各國奪權，是以武裝叛亂與政治顛覆齊頭並進，貧窮落後，又是它發展的溫床，能够由經技合作，導致社會繁榮安定，亦即從根本上消除了共黨顛覆的資本，其武裝叛亂亦不難收平。可見亞西安的工作重點雖並沒有着重于聯防禦共，但所努力的經技社會建設合作，仍然是爲了以繁榮達成和平。至于在聯防禦共方面：如泰馬的剿共聯防，馬印邊境的聯合剿共，菲印海上聯防，再加上英、澳、紐、新、馬五國聯防，這已使亞西安各成員國，在對付國內外共黨的叛亂侵略，由雙邊與多邊聯防協定，已形成了「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旁枝，納入了美國直接間接協防的體系之內。

「東協」五成員國的泰國與菲律賓，既都爲「東約」締約國，且美菲、美泰又另有雙邊協防條約，而參加五國聯防的英、澳、紐三國，亦均爲「東約組織」成員，所以泰馬、馬印、印菲的剿共聯防，也就是美國在「東約組織」協防義務的延伸。很顯然，當時美國已出兵在越寮作戰，這是依據「東約」義務的協防，把來自共產國際的武裝侵略圍堵于印支地區，東協五國，便祇須聯合清剿出沒于彼此國境邊緣的共黨武裝叛徒，同時以工作重點置于經社建設的合作。

雖然「東協」五國都是開發中國家，彼此都感資本與技術人才的不足，縱使相互交流支援合作，仍然難免供不應求。可是美國根據「東約」義務，對菲、泰兩國既不能不給予經技援助，以便它們加強經社建設，在新、馬、印尼，也同樣有經技援助與投資，尤其在印尼蘇哈托新政府成立後，美國在經技方面一開始便給予大力支援。「東南亞防衛公約」的基本精神，在締約國以聯合武力共同抵禦來自共產國際的公然武裝侵略；同時給以軍經技術援

助，使面臨共黨叛亂顛覆的會員國家，一方面增強軍警防衛力量；另一方面可由經社建設的繁榮以達成安定和平。所以作爲東約盟主的美國，對已參加此項公約的東南亞盟邦泰、菲，固然是竭盡其援助義務，對東協各國，也同樣認爲義不容辭。可見美國雖沒有直接參加亞西安組織，但此一區域性組織，仍然依賴它的促成與輔助支援。

二 中立化的構想

很顯然，亞西安的誕生與成長，既然多是得力于美國的支助，而其所以不強調軍事聯防，但又將聯防變爲會員國雙邊協定，且係由此一邊邊組織加以維繫，亦由于來自共產國際的公然武裝侵略，已有美軍在印支地區所建立的阻擊堤防，五國無須爲此擔憂，亦深知對此無能爲力。因此，美軍在印支的協防，能否阻止來自共產國際的公然武裝侵略？亦勢必會影響到亞西安爲反共而團結合作的決心。

一九六八年，詹森總統宣佈以越戰付諸和談，美國國內一片反戰之聲，以至造成學生暴亂，巴黎和談接着開始，尼克森以結束越戰自任而入主白宮，處處顯示美軍即將撤出印支戰場。至一九七〇年三月，金邊發生「三一八」政變，高棉已由共軍的庇護所與補給線，一變而爲與西貢站在共同的堅決反共立場，永珍政府亦不再強調中立。這都表示尼克森的「越戰越化」政策，不單是援助越南擁有足以防禦共軍侵略的力量，且有進一步促使金邊、永珍與西貢並肩抵禦內外共軍之企圖，俾美軍撤退後，仍能維護印支半壁河山的自由。

是年五月中旬，以亞西安爲中心的國際會議在雅加達召開，乃以討論如何支援高棉抗拒共黨侵略爲主題。出席的有十二國代表。由于此時毛共已爲施亞努設立流亡政府，遂使參加的代表大有顧忌，先是褫奪了高棉外長嚴山的代表資格，由出席改爲列席，繼則紛紛抵制討論由美國所提出的援助金邊案，以致會議主題旁落，一無所成②。可見「東南亞國家協會」，雖爲依靠美國的促成與協助而聯合抵禦來自毛共的侵略，但到美國需要它們協力以打擊共黨聯合陣線的緊要關頭，它們是寧可開罪華府，而不惹怒惱北平。

一九七一年，東協國家由于美毛關係的改變，情勢最爲混亂，以當時毛

共竭力爭取且已進入其套索的馬來西亞，表現得尤其慌張。至毛共進入聯合國，迅即在吉隆坡召集五國外長會議，以討論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為主題。惟以會議前夕，泰國軍方不惜以政變解散主張親毛外交的國會，附和中立化論調的泰國外長他納，亦因此丟官，僅以特使身份出席吉隆坡會議。同時曼谷與華府宣佈駐泰美軍無意于此時撤離③。

依照馬來西亞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的腹案，首先是決定亞西安成員國不作為強國的軍事基地，亦即主張美軍在泰、菲兩國的軍事基地完全撤除；次為要求強國——美、俄、毛共同保證東南亞中立化，尊重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放棄武力威脅與使用，和平解決國際糾紛，互不干涉內政；三為爭取東南亞所有國家參加「亞西安」組織，包括北越、越南、高棉、寮國、緬甸等五國，使此一組織由發起的五國，擴大為十個成員④，由此一腹案所顯示的中立情勢，乃由先前的倚靠美國，一變而為把美國推開，將蘇俄、毛共拉近，站在與美國相等距離的位置。

華府當時雖急于退出印支戰場，但無意放棄東南亞盟邦，而泰、菲兩國亦需要美軍留駐，以根據東約義務協防。泰國軍方既不惜以政變行動，表示對大馬的中立化構想不敢苟同，菲律賓代外長股格索亦在吉隆坡會議前宣稱：「菲方不同意大馬所擬之東南亞中立化計劃，決不在會議時簽訂協定，以免遭受束縛⑤。」已顯示菲政府無意收回美軍基地。其後菲外長羅慕洛在會議席上，主張將會議主題，轉為如何促使尼克森不致因訪毛而損及亞洲盟邦利益，並召集「亞洲高峯會議」，以討論此一重大問題，將此次會議，作為高峯會議的預備會議，且不同意發表中立宣言。可見菲、泰立場相同，均與馬來西亞大異其趣。所以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五日東協外長的吉隆坡中立化會議，僅發表一紙宣言即曲終人散。

三 吉隆坡會議所表現的不同立場

至今年五月十三日，亞西安會員國外長再度在吉隆坡集會，適值高棉、越南相繼淪陷，寮國聯合政府已暗中變色之時。時移勢轉，熱中于東南亞中立化的馬來西亞已慶幸吾道不孤，因為泰國外長察猜比拉薩克尤為積極，且主張邀約越共、高共政權參加此次會議，反而是馬來西亞認為尚非其時⑥，

所以仍然祇有五國外長所率的代表團出席。由美國事先建議派遣代表參加此次會議遭到拒絕，在閉幕時所舉行的宴會，所有各國駐吉隆坡使節均受邀作陪，唯獨美國大使不在被邀之列⑦。可見他們所強調的中立立場，已經失去了等距離的原則。

四年前的東協外長吉隆坡會議，所以討論實現東南亞中立化問題，乃出于美國對毛共政策改變所促成。不過當時尼克森所強調的和解政策成敗，既明白指出繫于美國能否保持強大及夥伴關係的加強，華府的承諾，尚能獲得盟邦的信賴。此次吉隆坡會議之前，東協各國眼見到美國歷任總統無不信誓旦旦保證協防，福特總統更竭盡所能以要求國會同意給予軍援的高越盟邦，竟無法不屈服于國會的權力而忍讓兩國沉淪，這對它們不僅是唇亡齒寒，更痛恨美國對東南亞盟邦撒手不管，任令印支地區沉淪于赤浪紅流。

美國政府雖一再向東協國家保證履行協防義務，但無法改變泰國要求美軍在一年以內全部撤離的決策，以及菲律賓重新檢討菲美關係，與美軍在菲基地應否收回？這都表示華府的保證未能獲得東南亞盟邦的相信。東協外長在吉隆坡的會議，是于此種氣氛下召開，所以使此一原為依賴美國的聯合禦共的區域性組織，一變而為一片反美親共之聲，大有遠離美國而歸向共黨之勢。

在會議過程中，一部份是在秘密進行。據新聞報導，雖則在公開聲明中，一致對共黨在印支勝利表示歡迎，認為是一項「戰爭的結束，及和平的開端」；但在秘密討論時，大家都表示對印支新情勢的憂慮關切，尤其擔憂北越及印支夥伴在此一地區擴張的可能性。對如何防堵共黨乘勝擴張，這又不能不回到美國保證協防是否可以信賴的問題。據稱新加坡外長惹勒拉南則提出其不同的看法，認為東南亞局勢並不值得悲觀。這從他的公開講演中也有所透露：

(一)印支淪陷，共黨陣營內部有其難以解決的複雜問題存在，未必便有餘暇入侵東協五國。誠然，這得需要五國保持團結和自我準備。

(二)美國祇是在印支失敗，並非在整個東南亞失敗。所以它雖對印支撒手，亦不會再在東南亞撒手不管⑧。

惹勒拉南是隨李光耀參加英聯邦會議後訪問華盛頓，于吉隆坡會議開幕前始行趕回。據傳他轉達了美方若干保證。指美國正由于總統與國會之間不

能協調，以致斷送了印支三邦而引起內外一片責難，使國會孤立主義者受到打擊，今後對東南亞政策會轉向積極，將不致再作退讓。正好在此一時期，美國貨輪遭到高共砲艇在海上騎劫，福特總統迅即出動海空軍力搶救，給予高共懲創，得到國會與輿論的大力支持，且表示支持福特的強硬外交政策。以致吉隆坡會議的結果，對中立化的實現，如何推開美國，以接近毛俄，及拉攏北越與其印支夥伴加入組織，都未作成具體決議，須待高峯會議再作決定。

四 將重要問題推向高峯會議

本屆東協外長吉隆坡會議，和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的會議一樣，仍是對主要議題一無所成，推向未來的高峯會議再作決定。這一方面是由于五國各有利害不同，難免同床異夢；他方面在等待局勢的明朗，大家不敢冒然決定如何改絃更張？

就馬來西亞的立場而言：依照拉薩克所倡導的東南亞中立化構想，促使泰菲將美軍基地撤除——亦即使東協與美國的距離拉遠，一面與毛共開拓貿易外交關係，及拒受蘇俄軍援，俾與美、毛、俄形成等距離的中立地位，以便要求三方面共同保證東南亞中立化。且拉攏南北越與高寮、緬甸五國一致加入東協，使此一區域國際組織擴大為包括整個東南亞國家。對內謀取和平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及以互不干涉內政，不輸出革命，俾消弭非共國家的共黨叛亂；對外亦可以團結的力量，迫使強國不敢不履行保證中立的諾言。

此種一廂情願的構想，在一九七一年吉隆坡會議時，其所以未能依照大馬的計劃付諸實施，主要的在於泰國軍方不惜以政變解散反對美軍基地的國會，宣佈仍然歡迎美軍駐留，菲律賓亦無意且沒有收回美軍基地的可能。加上五國連大馬本身對與毛共建交，無不戒慎恐懼而趨趨不前。何況越南、高棉、寮國當時都已捲入戰爭，無法擺脫美國援助，所以不敢參加東協，對中立化構想祇有心嚮往之。

這次吉隆坡會議時，印支情勢既已出現了極大的變化，在美國勢力隨高越淪陷已經撤退之後，而越南與高棉共黨新政權，都已宣稱採中立不結盟政策，及願與政治制度不同的鄰邦和平共處，友好往來。金邊新政權且聲明不

作任何國家的軍事基地，不干涉鄰邦內政，這都是非常適合大馬主張邀請它們加入東協，以便擴大陣容而實現其東南亞中立化構想的要求。

至于東協五成員中與美國關係最深切的菲、泰、馬尼拉既因華府對高越沉淪坐視不救，已從事非美關係的檢討——包括美國在非軍事基地的去留，且與毛俄建交都如箭在弦。而泰國方面對實現東南亞中立化構想，較馬來西亞尤為積極，不僅限定美軍在一年之內完全撤出泰境，並禁止華府從泰國基地運補危在旦夕的金邊。對河內與北平不斷表示友誼及談判建交，與越共、高共政權及寮共之間，更都早已暗通款曲。曼谷上下的一片親共之聲，已由校園到國會而相互唱和，且有廢除「反共法案」之議，準備讓共黨活動合法公開。這對大馬倡導的東南亞中立化主張，顯然是已化阻力為助力，拉薩克自應對曼谷刮目相看。

然而馬來西亞對泰國此種情勢發展，却是擔憂而非慶幸。因為泰國一旦與毛共北越及印支共黨政權均建立了友好關係，且又承認了泰共合法化，則大馬亦無法堅持對外親共，對內反共立場。在共產國際的聲援與暗中支持下的合法泰共、馬共，便可不戰而由大選中奪得政權，以致馬來西亞對泰國外交的大幅度左轉，其擔憂並不下于新加坡與印尼^⑨。所以對邀請高共越共政權參加吉隆坡會議，大馬反而認為尚非其時。同意將所有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的步驟，都推向高峯會議再作決定，以待局勢的澄清。

五 菲律賓另有懷抱

菲律賓在吉隆坡會議之前，由馬可仕所主持的國家安全會，便決定要求東協國家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及建立和平解決爭端機構，及同意擴大東協範圍，納入高棉、越南共黨政權^⑩。前者是主張，後者祇是附和。因而在開會時，印尼與新加坡外長對容納越、高、寮共黨政權加入東協表示存疑，非外長羅慕洛亦同樣不熱心于此^⑪。

至于馬可仕何以急于要求東協建立和平解決爭端機構？其間有兩方面的作用。因為菲律賓當前最嚴重的，不是非共的武裝竄擾，乃為南部回民武裝獨立戰爭，已被親毛派非共滲透利用，毛共既以武器走私運入非南，大馬砂巴且供給非南叛亂份子訓練補給基地，更是早已成為公開的祕密。大馬砂巴

首席部長穆斯達發，乃來自蘇祿羣島的移民，大戰期間，曾在非南領導回民抗日有功，曾獲得華府勳獎，至勝利後返回砂巴，于膺選首席部長時，適值菲律賓興起討還砂巴風潮。由于砂巴主權屬於蘇祿王，以致穆斯達發開始支援非南回民武裝分離運動，除收回非馬海上緝私合作的砂巴基地而外，並多支支援叛亂武裝。

大馬的回民泛馬運動(Pan-Malay Movement)，開始于日據時代，馬來西亞聯邦的形成，既得力于此一運動精神的影響，而蘇卡諾主義——以組成包括印尼大馬非泰南部回民居住地的大回教聯邦野心，也是因此而形成。被拉曼指為蘇卡諾在大馬借屍還魂的大馬野心家，仍然企圖歸併非泰南部，所以兩國回民分離叛亂，都獲得來自大馬的支援，這是馬尼拉最大的威脅。印尼雖一再出面調停，但三國高峯會議迄無法召開，以致在非馬糾紛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非南回民叛亂由毛派非共的滲透，及毛共武器從海上走私以來而益嚴重。這是馬可仕要求東協國家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及建立和平解決爭端機構的作用之一。

毛共為抵制蘇俄倡導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在東協推銷，早已利用澳洲總理惠特蘭為其進行遊說工作，主張組成「亞太國家論壇」，以和平談判解決各國爭端。由毛共為盟主，不許使用武力，但此項組織，並不包括印度與蘇俄^⑭。當時馬可仕對此遊說雖極感興趣，但以東協國家均未與毛共建交，菲律賓本身對毛俄關係亦尚未決定動向。至此次吉隆坡會議期間，菲毛建交既成定案。馬可仕自會認為從東協奠定「亞太論壇」組織基礎的時機已經屆臨。

從馬可仕訪毛共過程中，毛澤東面告他，此後的亞洲將成為統一之局，但他已年老，無法等到此一時期^⑮。這便不難窺知菲毛建交前，馬可仕便已受到北平此項虛無飄渺局面的迷惑。再由惠特蘭繼馬可仕訪毛後，迅即應邀抵達北平，又重申「亞太論壇」的組織勢在必行。這一方面在顯示毛共急于利用澳、菲在亞太地區促成以它為盟主的國際組織，藉以抵制蘇俄「亞安體系」的兜售；另一方面又不難看出菲方在吉隆坡東協外長會議，其所提出的建立和平解決爭端機構，正是為「亞太論壇」在東協奠基。

馬可仕已明白指出：越高淪陷，不會給東南亞帶來戰爭危機，但滲透顛覆勢必加強。然而他何以又急于與毛共建交而不惜引狼入室？正是為了換取

北平必須利用它抵制蘇俄擴張而不得不減低在非律賓的滲透顛覆。不過馬可仕靠攏毛共，並不意味他推去美國，拒絕蘇俄，乃是企圖藉三方面的爭奪以從中運用。在經濟上：非國下年度預算赤字高達四十五億披索^⑯，蘇俄早有貸非鉅款之議，其所以對毛共先蘇俄而建交，顯然是北平在援助貸款方面更為優惠，蘇俄為促成與非早日建交，自亦不能落于北平之後。而美國對在非基地的談判，亦勢必因此提高租金。

對美軍在非基地，馬可仕無意收回，美非協防條約更不可廢除，但他對華府所要求的，是將非共叛亂、非南分離運動武裝、及反對派暴亂，一律解釋為外來主使的顛覆，使美國為保障菲律賓的安全，不得不為協防義務而壓制其國內的任何反抗暴亂^⑰。所以馬可仕的拉攏毛俄，不僅不表示推遠美國，且在迫使美國對非作進一步的接近。

六 新、印、馬担心泰國的走投

在東協五國中，最惶惑而不知走投何方的，是一向堅決站在反共親美立場的泰國。自一九五七年乃沙立成立軍政府以來，即放棄兩面外交以代替國防的傳統思想。在接受大量美援，增強防衛力量並展開經社建設而後，又供給美軍基地，出兵越寮，借助美軍阻共黨侵略于國境之外。至美軍退出越南戰場，但華府無意放棄泰國基地。如果泰國仍願與美方合作，縱金邊失陷，寮共急于奪權，高棉反共武裝及寮國右派部隊，在得到美方來自泰邊的補給支援情況下，依然可以有為，泰國亦可繼續貫徹其阻敵人于國境外的國防政策。

無奈泰國近年來，由校園到國會都是一片排美親共之聲，和國內外共黨同聲一氣，視美軍基地為導致共黨叛亂的根源。認為迫使美軍撤離，取悅共黨控制下的鄰邦，親近毛俄北越，即可和平共存，民安國泰。不過由蘇俄從中斡旋，促成曼谷以收回美軍基地，換取北越撤回作為它支援泰共橋樑的北越難民，這又犯了毛共的大忌。在北越代表團訪泰之後，緊接着便不能不決定優先與毛共建交，但亦未必為蘇俄與北越所樂意。

高越共在進據金邊西貢之前，便早與泰國暗通款曲，由曼谷禁止美方從泰境基地運補金邊反共政府，及截留飛入泰國美軍基地的越南軍機，處處都表示曼谷政府不惜開罪華府以取悅鄰邦共黨政權，且認為毛共對西貢金邊共黨政權可以有約制力量，所以提前與北平建交。可是寮共的奪權，乃由蘇俄

所一手促成。沿泰國邊境的寮國城鎮既均落入寮共手中，而寮國青年學生要求泰國歸還東北土地及玉佛，更顯示這是蘇俄假手寮共對泰國親毛的報復。推走美國以接近毛俄，適足使泰國變為虎門龍爭之地；何況泰國內部問題叢生，到處都有毛俄滲透利用顛覆的空隙，無怪乎東協國家都對泰國擔憂。

印尼和新加坡是站在與美國保持關係的同一立場，已成為東協國家在遭到來自印支紅流衝激下的中流砥柱。由新外長惹勒拉南在吉隆坡會議席上的發言，印尼蘇哈托總統接受訪美邀請，都表示兩國不至於與虎謀皮，雅加達更是比較接近蘇俄而堅拒毛共捲土重來。雖然北平不斷以公開聲援印共復活，以使用其一貫的威脅手段，但印尼政府則堅決表示更不會與毛共恢復邦交。馬來西亞亦因北平公然聲明支持馬共叛亂，馬共已乘勢將暴亂擴大升高，以致拉薩克譴責毛共毀棄不干涉大馬內政的諾言，使馬毛關係已蒙上陰影。所以對其要求美俄毛保證東南亞中立化，及拉攏印支共黨政權加入東協，都認為尚非其時。尤其担心泰國的急驟左轉，一味取悅于高越共政權而勢必禍延鄰邦，故反而主張等待局勢澄清後始擴大東協範圍。

吉隆坡東協外長會議，將所有重要問題，都推到未來的高峯會議再作決定。至于高峯會議能否召開？何時集會？這都是難以預斷的。由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的吉隆坡會議，也是決定召開高峯會議解決主要問題，但以後竟胎死腹中。所以很可能造成此次高峯會議又成畫餅。不過縱使召開，亦將因各國同床異夢，除交換意見而外，亦難望有決定性的成功。

七 結論

在東協國家中為實現東南亞中立和平而奔走，比倡導中立化的大馬總理拉薩克尤為熱心的泰國外長察猜，曾于最近告訴西方記者，指出要保證東南亞中立和平，基本上必須做到四點：（一）自力更生；（二）加強區域性合作；（三）不拘政治思想，各國和平共處；（四）與各超級強國，保持等距離關係^①。我們單就這四點來看東協國家遠美親共能否造成和平？首先是各國——尤其泰菲，無論在防衛與經濟上都不能離開美國，雖俄毛可以給予軍經援助及投資，恐亦不敢冒然接受。可見自力更生，在短期之內難以實現。至于區域性的合作，從東協成立八年以來，對經技方面雖頗有成就，但都直接間接得力美國及自由盟邦的支援，在軍事上又是基于共同的反共目標，故有剿共聯

防。一旦推開美國而接近共黨陣營，放棄了反共立場，則區域性合作且難免解體，在共黨挑撥分化之下，更將化友成讎。

與政治思想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這從泰國對高共政權而言，可謂竭盡了逢迎之能事，不僅限定高共視為眼中釘的美軍定期撤退，當美國使用泰國基地為立足點以營救被高共所騎劫的商船時，曼谷政府立即向華府提出嚴重抗議，並向美國駐泰使館展開羣衆示威。然而這種不惜開罪舊友以結歡新交的行動，並不能換取高共的友情，仍然難免以武裝轟擊泰國漁船，以至泰警在與高共武裝戰鬥中的慘重傷亡^②。與共黨國家又如何能做到和平共處？

和美、俄、毛保持等距離的關係，這在理論上不能不認為是中立的最佳構想。然而根本問題，在于本身能否堅定地團結自立穩立場。各國內部既都有共黨武裝叛亂，與其滲透份子從事挑撥顛覆，且各有親毛親俄的不同立場，使各國當政者都無法自主，不得不搖擺無定而隨波逐流，又安能保持對三方面的等距離關係？

誠然，由于美國對越高盟邦臨危抽手，自無怪乎東協國家不敢相信華府的保證，以致不知何去何從。但正因為高越淪陷造成美國內外輿論對國會的抨擊，已使國會國際主義者抬頭，表現了支持福特總統強硬外交政策的行動，及不斷發表同意白宮保證履行對盟邦協防條約義務的聲明。預料東協國家在身受到接近共黨國家的痛苦後，仍將認為回頭是岸，唯有走回自由陣營。

註①「星島日報」，一九六八、八、八。註②③④「最暗淡的東南亞國家會議」，「中國時報」，本年、五、廿九，齊簡通訊。註③「泰國政變的背景與評價」，本刊、十一卷、三期，拙著。註④「南洋商報」，一九七一、十一、廿八。註⑤「華僑日報」，一九七一、十一、十四。註⑥「法新社」吉隆坡電，本年、五、四。註⑦曼谷「世界日報」，本年、五、廿六。註⑧「東協國家担心泰國情況」，「中國時報」，本年、五、九，「國際瞭望」。^⑨註⑨「合衆社」馬尼拉電，本年、五、九。註⑩「澳洲親毛對東南亞的影響」，本刊、十三卷、七期，拙著。註⑪「法新社」馬尼拉電，本年、六、八。註⑫「華僑日報」，本年、六、三。註⑬「華府對非要求的反應」，「中國時報」，本年、六、廿一，「國際瞭望」。^⑭註⑭「東南亞的新形勢」，香港「大公報」，本年、五、七，董南亞撰。註⑮「中國時報」，本年、六、十四。